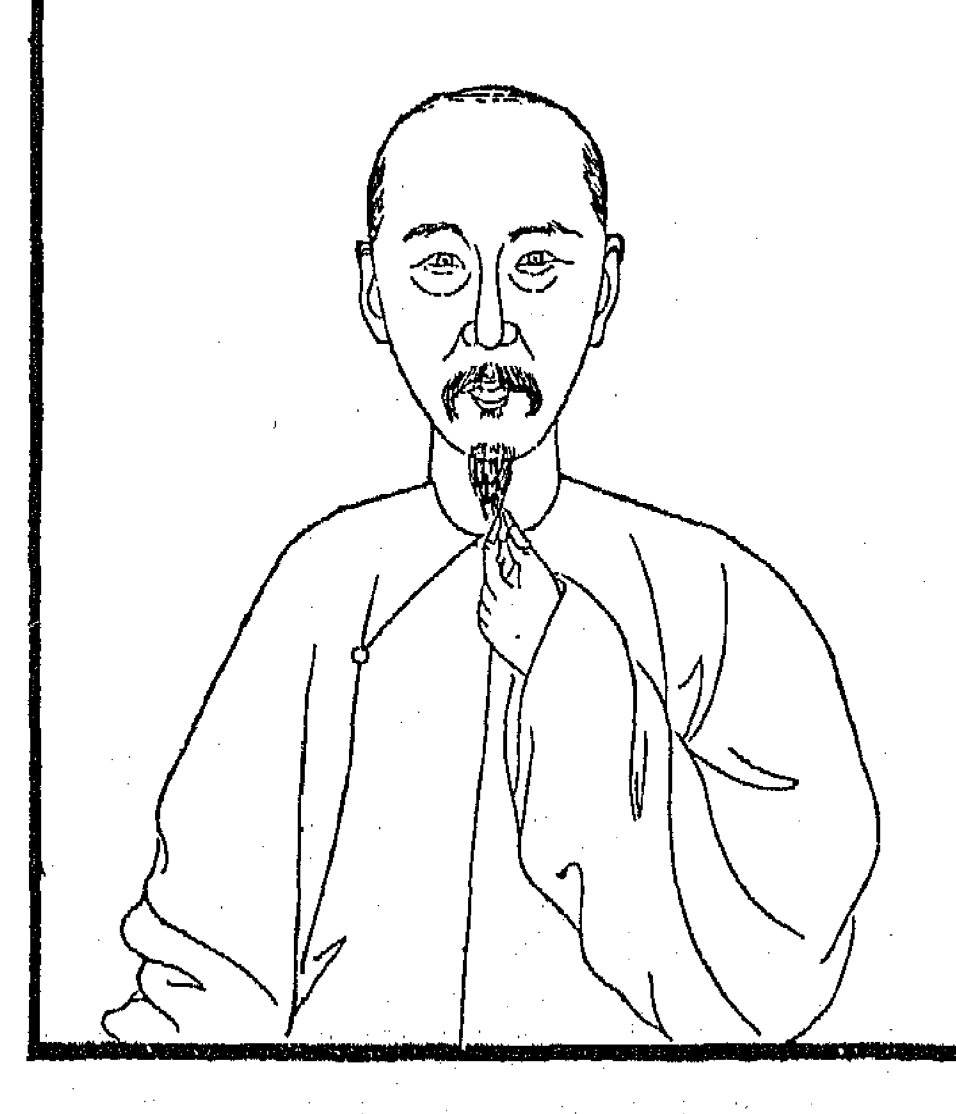
煙嶼樓文集

柳泉先生小像



甬上儒碩樓王萬全先生崛起踵
武前賢吐辭成章宏深四達英絕
領袖名振海國拳拳斯文求是折
中皋比兀坐以是始終瞻拜遺像
典型儼在歸乎一老來哲模楷

門人劉鳳章謹題

鄞縣志傳

徐時棟字定宇一字同叔學者稱柳泉先生少孤力學穎悟倍常道光二十三年充優貢學使羅文俊命呈所作詩古文歎爲異才旋中二十六年舉人兩上春官即不復試以輸餉授內閣中書故居曰烟嶼樓藏書六萬卷盡發而讀之自夜徹曉丹黃不去手覃思精詣直造古人其論經最取先秦之說以經解經旁及諸子引爲疏證無漢宋門戶之習攷辨鑿鑿可息衆訟其論史獨推史遷班范以下則條舉而糾之多前人所未發留心文獻刻四明宋元六志考覈訂訛允稱善本爲宋儒袁

夔請從祀創一郡未有之事事實册出其手大學士倭仁見而韙之議上果得

俞旨他所撰著凡三十餘種兩遭兵火散佚殆盡構漸宅城西摒擋之暇時復憶錄然不能什四五矣文章宏深博偉入韓柳之奧詩亦浩落自喜後進高材咸出其門四方知名之士以事來鄞者類以所學相質問各得其意而去主四明壇坫三十餘年時模內行敦篤待朋友有恩紀力所不及稱貸以益之父桂林嘗建小學繕浮橋有德於鄉時模偕其弟時樑繼之事益修舉佐巡道段光清修洪水堰俾西南鄉無旱乾患建議爲縣中

貞烈節孝諸婦女請旌多至千餘人監司守令重其名
登門造訪一切謝之以名刺答拜而已同治七年開鄞
志局延時棟主其事發凡起例總持大綱編輯討論則
屬諸同事任之次年移局其家益發藏書及借閱同里
盧氏杭州丁氏書搜採繁富至千數百種彷
國史館列傳之例注所徵引排比成文以是費日力十
二年時棟已屬疾猶强起論志事臨殁執其友董沛手
鄭重相委語不及私十一月卒年六十

序

吾友徐君柳泉博覽羣書自其少時即抗心希古思登作者之堂視世俗科舉之學夷然有所不屑然試輒高等風檐急就詩賦時藝及柳汀社課諸作一時爭相傳誦而不知特其緒餘也道光癸卯以優行貢成均丙午中本省鄉試兩赴禮闈以輸餉授職內翰決然舍去家居著書不輟其學以治經爲宗而不墨守舊解其他子史雜說及枌榆掌故皆有論撰尤以詩古文名於時竊嘗觀其作文慘淡經營不肯苟下一字脫稾讀之一種雄直之氣浩浩落落不可掩抑未嘗剽竊字句以爲古

未嘗規仿格調以爲高蓋其天才亮特學識兼優明達
事理而長於議論卓然自成一家吾鄉先正宋元如樓
宣獻袁文清
國朝如姜西溟全謝山諸先生後未易一二數也余辱
文字交四十年每有所作必出以見示别久輒手錄近
稾寄余評論偶爾獻疑初不以爲然反覆辨難或至再
三他日相見則曰吾子之言是也復出示其改定者相
視一笑及兩遭鬱攸摒擋殘帙余多檢前稾歸之復徧
訪友朋所傳鈔及刦後追憶所得手自删定得文四十
卷然其亡失者多矣曩刊煙嶼樓詩集索余弁言余勉

題四律謂當俟文集告成幷序之同治癸酉君遽歸道山遺命其甥葛豫齋以定本付梓豫齋力肩其任而門下劉藝蘭嗣子平甫相與校訂之厥工旣竣平甫請序於余自慚才不相及無能闡發君之所學然知己之感耿耿於懷墓草久宿言猶在耳用書此以踐前諾

光緒三年九月世愚弟陳勱序

序

自隋唐慶選舉而著述與科目劃然成兩途遡科目者千百著述者不過一二此一二之中著述與科目並顯者又不過什之一不得志科目而從事著述者幾什之九然則著述者科目之窮求其中心好之終始著述雖科目方利而屏棄弗顧若我舅氏徐柳泉先生實罕覯焉先生稟絕人之資生而嗜古幼習舉業便爲餘事其登賢書年甫逾立假令銳於仕進希志通顯躋武承明之廷當操券可得乃先生兩試禮部決然舍去歸而購草堂羅圖籍日夕寢饋杜門不復出蓋二十有餘年於

其殁也由經史迄説部論撰各數種編爲成書而精力所萃尤在古文四十卷讀是文者可以見先生之所性矣先生之言曰古文之道根柢六經尙已然非旁涉乎子史及有資考證掌故之書以盡其變而博其趣則體不備非汎濫於古今名大家之集含咀其精華而遺棄其糟粕則詞不粹而氣不充吾十齡外卽喜聚書旣屏舉業乃盡發藏篋而讀之於是秦漢以至近代流傳之本鮮不寓目絶去門戶之見各討其用意所在以折衷於六經其究也於漢取司馬氏於唐取韓氏柳氏於宋取歐陽蘇氏夫東坡之文雄六一之文曲柳州昌

黎之文古若敘事之作惟龍門一人足登左氏之堂後此蓋難乎爲繼故使節取其長凡挾一冊以鳴世者其間未嘗無一二心得發前人所未及苟條舉其得失雖以歐柳大家弊且有不勝詰者則甚矣文之難言也祥熊兒時過外家見先生臥起一室插架萬卷孜孜披誦及長請業過從益數先生之勤劬猶昔也蓋歲三百六十日先生無日不把卷非客至及有事未嘗離所處故雖前後辛壬遭寇避地礮聲轟然而先生之著述不輟其爲文不能限時日一字未安不輕出示人集中朱葉兩孺人墓志爲先生病中絕筆而神明嚴飭如平時於

戲昔人謂文必窮而益工此偏論耳夫有所廹而始爲與無所廹而爲之其用力安勉既不同而爲時之蚤暮不啻相倍蓰矣若先生者固無所謂窮而以本無求達之心得并力以殫斯業則夫文之工拙又當何如哉祥熊侍先生有年未能知先生什一承先生遺命以梓斯集幸其成也謹述先生之緒論及平日所以窺先生者綴言簡端爲世之讀是集者告焉煙嶼故郡中月湖十景之一先生之樓當其地後居城外曰城西草堂以煙嶼名集不忘舊也集爲先生自定手汰者什之三刻成校勘之任嗣君壽及同門劉子鳳章實襄之祥熊未嘗

與其勞云

光緒三年歲次丁丑八月甥葛祥熊謹序

烟嶼樓文集目

卷一

序一

卷二

序二

卷三

壽序一

卷四

壽序二

卷五

書一

卷六

書二

卷七

傳

卷八

卷九

譜傳

卷十

家傳

卷十四
事略　事狀　行狀

卷十五

記

卷十六

記事

卷十七

思舊記

卷十九

碑文二

卷二十
碑文三

卷二十一

墓志一

卷二十二

墓志二

卷二十五
墓表一

卷三十一
駁說

卷三十二
題跋一

卷三十三

題跋二

卷三十四

題跋三

卷三十八

賦

卷三十九

辭　祭文

卷四十
四六

烟嶼樓文集目終

烟嶼樓文集卷一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序一

贈朱青石序己亥

青石任氣敢言交遊甚盛意以爲無足當者被酒則罵座陵折人人望而去之勿願交青石青石以所爲駢體詩賦示世人見者傴走譁謂青石才青石乃藉以出其財射攫取而揮霍之於是遨嬉都邑足踏豪門東西奔走終年無坐煖時比來稍倦遊而青石之年則已四十矣徐子曰嗟乎噫嘻我恨不能取青石而窮餓之耳夫

千里之馬非其主則幸於一飽不羈之士失其時則安於小就我觀靑石古所謂畸士者也充其志之所至可以有爲充其敢言之心足以一發其胸中磊落不平之氣乃始以罵座陵折人爲世所指惡一變而復以駢體詩賦取鄉里譽望其才不一見而其志若將終身嗟乎靑石假令靑石甚窮餓不得稍見於世靑石將由閒道疾趨博功名富貴以成就其意向區區者豈足道哉靑石之言曰我不願功名富貴但能長其年著等身書足矣夫不功名富貴而著等身書天下誰信之嗟乎靑石我豈妄哉始靑石乞余贈言諾而不果今年四月其弟

子釀金爲青石壽余實得其酒食因以狂言箴青石夫
四十無聞斯不足畏今青石爲有聞耶爲無聞耶青石
其勉之矣

賀淩竹嶼受　封典序　戊辰

積而洩厚而久此天道之常而人事以爲憑焉者也吾
鄉淩氏以忠厚積德世其家其始食貧自守其後儉勤
得饒裕或覬覦之干之以非意輒遜然退謝不與校亦
遂或得如其意以去里中父老每舉一二軼事相告語
歎爲難能顧累世習舉業不能青一衿皆疑而怪之親
家竹嶼君

誥贈朝議大夫榆鄉太翁之伯子而
貤贈奉直大夫芑洲太翁之所後子也温默和厚一守
其高曾規矩讀書沈潛學既成試於有司復連不得志
久之以輸助軍餉奬叙藩佐而君意不少衰歲聘名師
所以督教其兩弟一子者甚厚集郡中諸名士至其家
爲會課供食飲而已察視之一仿鏁院法無得有懷挾
傳遞延時日者既乃彙質名宿評定之若是者有年咸
豐五年乙卯仲弟韻士戶部舉於鄉越四年戊午季弟
子廉工部繼之明年己未戶部捷春闈其年而君之子
忠鎮捷秋闈又明年庚申工部試春官得儁越九年戊

辰爲
今上同治七年而忠鎮復成進士接跡兩叔父以主事
點用謁選得吏部冢宰祝爲能使以文選司兼驗封司
於是得
贈封祖父如其官是
誥封君爲奉直大夫吏部主事加一級
誥封君配丁安人爲宜人十四年中兄弟叔姪相率取
科第名位如拾芥昔之難若彼今之易若此皆諱而榮
之而不知所以致此之固有自焉今夫環山之田隄其
闕以爲湖其始涸谷也雨降而潤之屢雨而瀦之非不

汪洋成漣漪而其由山罅隄隙而偶出者往往噴沫涓滴無奇觀至乎霖雨大作窮日夜不已羣山萬壑之水交集而齊下而於是風發駿怒浩浩乎決隄堰障蔽而狂奔而莫之能禦也夫世家之積德猶是也蓄之也淺則其泄之也短泄之也早則其發之也小然後知今者之易皆昔者難之報而昔者之難夫固若有故遏而鬱之以待夫今者之大其觀焉者也忠鎮吾壻也乃者乞假歸來省父母會戶部亦方以事還里門行當隨之供職京師月吉辰良將會宗族婚友而觴之而乞余一言爲二人壽余旣道其先世之畜德與君之能世其德以

爲君被
恩綸之所由致而更有進焉夫金羽之不敵夫人而知
之然而積羽可以沈舟硾金至一葉則孩提得而毀之
此無他厚則無不久與積之無不洩其理皆至常而天
人感應之說猶後也今忠鎭承先之蔭受君之教以得
繼諸父博取科第策名
朝廷政事教化之本民生風俗之原莫不習之於始仕
而布之於將來以厚存心少成習慣異時敭歷中外藴
慈祥之德發之爲愷悌之政所以佐
皇仁者在是所以培祖澤者在是如水益深凌氏世德

將愈久而愈大由是揚名以顯其親當君晏受寵命之日余又將以不腆之辭一爲君頌嫩之而今茲其濫觴也忠敏勉乎哉

尚書逸湯誓考序 癸亥

逸湯誓考者所以考商書禱旱之誓之放佚者也昔者成湯正夏湯誓爰作於後禱旱史錄爲書同厥名篇是有二湯誓焉傳聞姬周篇名無恙內史過實舉後誓以告襄王吾夫子又稱述之以詔弟子其他墨翟尸佼之徒皆得見之戰國之季荀卿譜者書而呂不韋以相父之尊招致豪桀而作春秋並嘗奮筆援据其辭故凡周

秦古書若論語國語墨子荀子尸子呂覽其諸采引之在禱旱篇者灼然明白未可混也秦政不道焚滅經術帝王遺言蕩爲灰燼漢興濟南伏生憶所誦習口以傳授而年過九十耄多昏忘伐桀之篇粲然禱旱之誓無聞焉猶幸天不喪道斯文興起若前所稱諸書後先而出雖商史舊冊終復湮微而奇章隻句賴不泯絕乃漢儒不察炫惑同名但見湯誓概爲伐桀目睹大旱之語而妄解元牡之文手注祠禱之書而謬指征討之作則是是書也既亡其全於秦人燬書之秋而又滅其佚於漢儒注經之日也於是東晉妄人乘釁而動竄竊古書

之所徵引綴集塗點僭爲湯誥仮僞馳騁紅紫亂朱朝
野信之罔悟依託哀哉至於趙宋漸發其覆元明以來
交相掊擊洎我
皇朝瓌儒接踵是乃抉摘隱匿始有定讞然而盡於漢
學阿好曲從一字之微無敢擬議墨稱禱旱孔云伐桀謂孔君所注論語堯曰篇以周人難漢儒用經文詁傳義牴牾至顯
而爲漢者左袒故諸儒能知僞誥之剽遂誓會莫知遂
誓之所由來譬彼汙吏既伏其辜而敗露之贓未歸厥
主也嗟乎古昔聖王爲民請命憂勤惕厲反躬自責精
誠格上帝驩聲徧萬國史氏備紀其詳將爲後世遇變

常法而其書火於秦滅於漢竊於晉晦於今茲尙書之厄於斯爲盛夫以先王恐懼修省之大經而坐令其隳廢於

右文稽古之世此逸湯誓考之所以不能無作也是用擴摭遺軼會粹舊聞發揮隱滯考定而疏證之敷暢鄙愚時有論駁總若干言雖然鄙諺有之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辨而不信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豈云至當惟是經義蒙塞餘二千年千慮一得其敢自祕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輒復繕寫成書貢疑有道儻博雅君子化其門戶準裁紛錯其必將有取於

吾言也同治二年九月鄞人徐時棟謹序

尙書逸湯誓考後序 甲子

余年二十好觀諸子嘗以墨稱湯說合符魯論同述告天之辭獨有大旱之語心竊異之研精覃思驗以他書豁然疑滯決爲禱旱是嘗著說一篇質之吾師馮雲伯先生先生奇余所作謬加稱賞謂斯實遺經之功臣而先儒之諍友也顧其爲說不過千言詞旣簡略義亦未備於後瀏覽羣籍念茲在茲凡可證明手自錄附書眉紙尾幾無閒隙雖人事奔走未遑整比然而留意於斯學者則旣三十年矣客歲之秋始撫羣言次第先後辨

論而考定之分爲上下其年冬仲遭羅鬱攸會余方客慈溪倉皇顚沛中壽兒愁昰儲偫葬余著作暴客匵集攘奪以去拋散泥塗或擲諸河重拾棄餘撿視殘賸則鄙著詩文什存五六說經諸作靡有孑遺而遜菴之考不可問矣夫經義宏深累世莫究前儒訓詁悉有淵源而欲以檮昧後進哆其辯辭妄思易幟攻勝往哲斯已難矣草稾甫就旋爲灰燼淸夜自省良用警懼雖然墨書布在詞非奧祕明明禱旱萬難曲解而違反文義引其書而故歧其說此愚所未解者一也唐宋諸儒誤信僞詁又墨書微晦獲見不易至乎僞覆既發墨書盛行

而視若無睹置之不論甚或私意發難誣以增改此愚所未解者二也墨者所援實爲聖經諸儒據依盡出傳注夫紛競之論宜尊儒以闢墨考据之學豈容舍經而從傳乎此愚所未解者三也墨之爲道也是古非今訾賢毀聖至其稱說儒書豈敢僞造經語倒其戈戟反授人柄何況呂覽不謀同辭爲之證佐而乃盡廢周秦阿附漢晉此愚所未解者四也魯鈍固執其惑益甚欲達所疑復理前說顧卷帙既多半出彊記或憶其略而失其詳或識其義而忘其語故復入城借留時下陳榻謂魚門中翰樹珊禮部兩家客散主寢撿其書插架手錄以歸始屬稾以

今夏五月下旬積四十餘日克有就緒粗可覽觀回念前著大略不異若其援引不能備也往者爲書二卷萬數千言今茲所成數幾倍之馬齒日長而學無寸進典據加少而議論滋多譬猶不信所由誦前言而生作也而又歷序所遭并言其意惟庶幾正德君子矜我劬瘁閔其改作斷削紕繆參酌是非所謂擁篲清道企望高躅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同治三年歲在甲子七月既望謹序

春秋規萬序 庚午

吾鄉萬充宗先生著經學五書其中學春秋隨筆始隱

公迄昭公凡十卷前年余嘗取而讀之有暢然意滿者有於鄙意未合者輒以己見筆之書眉若乃經書元年謂諸侯之僭（隱元）書夫人孫齊不稱姜氏謂絕其族屬（莊元）書納子糾謂予以嗣君之稱而糾遂爲兄（莊九）書夫人氏無姜字謂別於生稱（僖元）書晉侯伐鄭謂州蒲之父（成十）書暨齊平謂魯與齊平（昭七）以至論桓公不書王（桓三）論莊公與齊盟（莊十三）與其納幣（莊二十三）論仲孫來魯（閔元）論叔武盟踐土（僖二十八）論左氏記趙盾（宣二）與立武宮（成六）論袁克葬故主（昭八）論意如出君（昭二十五）則皆私心大以爲不然者闕外行旁駁詰幾徧是時及門劉藝蘭方主我家塾謂實有

發前人所未發者不第爲萬氏諍友而已當別錄爲書以示學者忽忽三四年亦既忘之今秋曝書重見評本周視一過略有增益而點乙既多或難循覽因授意壽兒命之鈔錄壽乃錄稿付書人釐爲三卷繕寫既畢請余命名竊取劉氏規杜之義名之曰春秋規萬嗟乎充宗先生嘗兩纂春秋傳所見傳說數十百家擷精擷華斷以己見以爲是十卷之書此其浸漬之深若染羽者之七入而纁也其簸蹂之精若舂米者之七升而侍御也而後生小子乃欲從而益之墨而去其粃焉抑何不自量耶昔劉氏之規杜也豈不謂勝杜萬萬哉乃杜解

傳之後世立之學官而劉規無傳書孔氏疏杜解或引劉說後人始得見劉書崖略而因之以為持平前余嘗著此書今并忘作者姓名記是邵姓然則杜解固不因劉規而損而劉說乃轉藉杜書以存也今余名余書以規萬他日有讀萬氏隨筆者亦或參引吾說而質正之則余書未必不因之而傳此余所以名規萬之私意而豈信能規之也乎藝蘭方在杭州而吾老友陳君子相善觀書精於抉擇往吾妄有所著必君為我論定之今將以繕本示君故縷述其著書之緣與名書之意於卷端君蓋亦不厭詳盡以規我乎藝蘭歸時來當共與快讀之也同治九年八月

十二夜子初時棟書

四書精要錄序 甲寅

世之詆時文者謂其道盛而經亡余謂時文不足以亡經也經之亡時文之衰也肇裂而咀嚼之媲比而塗澤之陳言爛語與喙同音稍或以疑義相質雖月瞪舌撟而不能語則宜乎擧經之士之深惡而痛絕之也溪上袁梧山孝廉作四書精要錄亦為時文之道者也吾外舅葉觀察與有連刻其遺書而謂余序之余觀其錄中論語上下篇如謂逸民之逸非隱逸聖賢之別在宮不在牆為同姓之為非平聲乃昭公自掩其過子貢之論

紂非爲紂恕夫子之論孟莊不改父政非三年無改意皆於常解外別自有會心足使學人共參之又謂危行言孫爲士之持身處世者言而非謂立朝者苟立朝有道無道如矢而已如之何其遠害也此則深有裨於世道人心之論而不徒善於解經已也夫經義至無窮也數千年之久億萬人之衆竭其心力而未必其盡蘊也擘裂媲比者無論已即訓故之家能悉通之而無遺憾乎知一而昧二得此而失彼以余所見蓋四書中名物事理幾有自漢唐來未之能發者博聞約取以求當乎經旨然則是錄也雖學經之士將不能無一二採也而

況爲時文之道者乎

呂氏春秋雜記序 丙辰

周秦之際儒墨分途異端橫起其家自爲學人自爲書者何可殫數暴秦吹燄衆說銷鑠然而存於今者六經孔曾思孟之道昭昭乎日月矣其他逸周書穆天子傳之餘於書大戴之餘於禮國語國策竹書紀年之餘於春秋三朝記之餘於論語弟子職之餘於孝經晏嬰荀況之儒鬻熊管夷吾老聃辛文關尹喜鬼谷莊周列禦寇鶡冠子之道商鞅韓非之法尹文子之名墨翟之墨太公孫子司馬法之兵書屈原宋玉之詩賦山海經之

數術黃帝扁鵲之方技無論僞作也卽前儒指稱爲古本者亦既皓首而不能徧讀況在秦以前哉於時呂不韋以相父之尊耦國之富招致天下豪桀士羅古今圖書刺取衆說采精錄異勒成巨編僭其名曰春秋專其號曰呂氏劉略班志品目之以爲雜家蓋精確乎不可易矣其書瑰瑋宏博幽怪奇豔上下鉅細事理名物之故粲然皆具讀之如身入寶藏貪者既得恣所欲以去廉介之士雖一毫無取而不能不歎羨其備物之富有也乃儒者獨以不韋之書而羞稱之嗚呼此豈陽翟大賈與奔走於其門下者之所能爲哉夫蠭之毒也而蜜

人食之衣工之賤也而裘人衣之蜜成於蠭也蠭采之於百華裘成於工也工集之於千狐惡蠭而傾其蜜賤工而裂其服則豈不悖矣呂氏之書呂氏爲之抑豈呂氏之爲哉遺文軼事名言至理往往而在攷其徵引神農之教黃帝之誨堯之戒舜之詩后稷之書伊尹之說夏之鼎商周之箴三代以來禮樂刑政以至春秋戰國之法令易書詩禮孝經周公孔子曾子子貢子思之言以及夫關列老莊文子子華子季子李子魏公子牟惠施愼到甯越陳駢孫臏墨翟公孫龍之書上志故記歌誦謠諺其擴摭也博故其言也雜然而其說多醇而少

疵嗚呼此豈賈人子與其食客之所能爲者哉漢人高誘有言尋繹此書大出諸子之右吾習其書尤信故於諸子中每好觀是書竊嘗總攬大略以論之如此高氏訓解稱善本自宋以來刊刻多謬譌至於我

聖朝有畢沅氏校刻者最爲精審循環誦繹覺高注畢校或牴牾本義失其旨趣私輒病之閒以鄙意筆諸眉端積久愈多別錄成册爲呂氏春秋雜記千慮一得或未必無補於讀是書之君子若謂斲而裁之則吾豈敢

咸豐六年十二月甲午序

呂氏春秋雜記後序 丁巳

余既爲呂氏春秋雜記記鄉先生黄東發氏嘗校是書
取視之但記每篇大意時或撮采其語而論衡者寡因
摘其所論與吾言異同者附見一二又記近人梁氏玉
繩嘗作呂子校補復取視之則詮釋駁辯所證據之書
與吾言合者十有八條愛士篇處廣門之官順民篇湯旱五年孟冬紀物勒工名至忠篇文摯治病長見篇視存本味篇伊尹說長攻篇服裘登山愼人篇共伯精諭篇好蜻不屈篇煙視高義篇賓萌知分篇夏后啟召類篇司馬子罕過理篇帶益三副原亂篇無過亂門博志篇夢文王周公上農篇后稷曰共十七條又庭立紀聞採諸以敎說貴信篇抽劒自承一條或纖悉盡符或大略不
異豈惟不妬其先得抑亦足以驗吾言之或庶幾無大
謬也各存其說更不删薙而其餘條由鄙意以爲乖背

者亦或辨析之未能盡也凡雜記爲卷八爲條二百二十七爲文三萬三千有奇旣而以示陳君子相或有所商摧取其說附之卷中又偶以記中語語宋君蓮叔亦嘗參數語又附之久之某君宿草堂讀是記半夜而盡旣歸書來辯難所駁詰者四事滔滔九百五十餘言又久之余始答其辯四倍於原書今具以兩書附記末爲四千八百餘言於是孼卷著錄冠初脫槀時弁言於首復記成書以後所聞見者爲此序合爲序目復二千言總凡十卷幾四萬言付之剞氏就正有道吾嘗謂自得之聰明每苦於不足求勝之意氣常處於有餘以有餘

之意氣而睥月攘臂䀎䀎然爲不足之聽明爭勝負此水火之所以日甚而門戶之所以日闢也博其識以淵源乎周秦之書平其心以酌量乎漢宋之學博則會則通平則公公則明由斯道也雖治經無難而況諸子然而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蓋未嘗不景仰先哲而撫卷以怍也咸豐七年九月望後三日書

新河周氏家乘序 己酉

周君楚堂修其家乘以草稿來相質問周君厚重謹慎凡三易稿而三質諸余塗乙是正歷八年始克成書既成而序之曰譜牒之書君子之所以收族也夫人心日

婾坐漠視其宗者於側而身教而口喻之不必其悔且悟而譜牒之書君子以之收族何哉夫天下之漠視其宗者非必其性使然將必未嘗有感之者也昔有兄弟訟者官不問而縛諸庭令曰兄呼弟弟呼兄無得絕聲不者笞汝其始閉目而强呼其繼面相視呼之既久皆大哭求罷訟夫譜猶是也有人於此方惡乎讒閒而忿其宗乃試啟篋而觀譜焉不覺慨然歎曰某與我同祖某與我同宗以其漠視之人而聯之同枝是乃所以責其交相呼而感發其至性者也故吾嘗謂家無大小必當陳譜於室子幼父教之弟幼兄詔之稚眷而無文則

士夫及商賈之知書者告之出門而道遇焉曰此向者譜中之所謂某焉者也入廟而會食焉曰此向者譜中之所謂某焉者也歸而求諸書而其名儼然與我同籍焉孝弟之心不由此生乎道路之人與同逆旅雖一日之暫而疏者以親況乃同宗祖之子孫聯之同籍取而觀之而猶漠然此豈人心也哉故曰譜牒之書君子之所以收族也世之爲譜者或以名位誣其先代或乞鉅公文字炫燿里俗其亦去作譜之意甚遠也吾與周君皆無取乎此也

四明它山朱氏譜序 丙寅

四明朱氏爲它山望族其先蓋發源人南宋初諱伯劭者官明州節推有惠政卒而其子子良葬之它山廬墓講學是爲文淵先生民德節推頟祀之曰新安廟而號文淵家塾曰新安館其子孫聚族居此至於今且八百年其譜始作於明永樂中易世屢修入

皇朝又更修之七修於道光甲午雲巖君聘張丈鐵峰主其事時余方讀書它山獲觀其成雲巖君者吾外舅錦齋君之季弟也又久之其從子絳山有意家牒時諏訪宗親疏記瑣屑未得成書絳山隕命今年春雲巖君孫行志桐等始約其宗人抽整舊稾依仿前例續爲茲

譜意所未合亦稍更變歷月若日繕冊以付于民謂余朱氏壻也備悉其家世請一言弁首簡於是距七修之歲三十有三稔矣夫譜者所以承先而啟後者也夫承先啟後之云則久爲陳言矣然而天下之至言未有不本於天下之陳言者也它山水利溉鄞七鄉朱之先屢有功胡制使寶慶四明志魏吉州它山水利備覽可考也文淵以循吏之子爲里大師鄉之人感之至以故籍名其館與其所居之橋若是乎德之入人深也傳閱數十世喬木無恙自余壻朱氏親見其老輩成梁浚河修舉黨政及余與數君子整治塘堰諸兄弟又交贊余而

曩時貞吾書塾之䂓以教宗族子弟與其義田之立以惠貧困者則固已追本文淵之淑其鄉者而推廣之嗚呼其不謂之善承而善啟者耶夫今昔之事莫不於譜焉詳之爲之裔者將徒爲是觀美以揚詡其先德於黨中人乎抑亦懼績德之不易而繩其武而圖履之乎朱氏固大族其子姓率敦厚端謹服疇食德久久弗替遠之則新安之遺緒也近之則貞吾之家教也觀感興起夫不將有大其宗而以其族爲四明之望者乎不然而曰吾識名字而已別族屬而已又曰吾知先人之美而已是則非今茲所以修譜之心而亦非吾姻婭所以序

茲譜之意也

西河楊氏譜序 辛未

西河楊氏四明諸楊之微者也相傳當宋南渡時由江南來居鄞城西河嘗歲月浸久失其系本至明有所謂質庵公者乃始著名字可考見代世緜延入國朝到今又二百年於是由質庵以下得十四世或遷徙客寓他郡縣在鄞者僅僅數十家世德勿耀無顯赫名位著聞縣中可謂微矣然而士商工賈安居而樂業無莠民梗子敗壞家教其賈而賢者若秉圭若伯音皆能追念本源孳孳以譜牒爲念今之宗譜秉圭搠之伯

音踵爲之伯音卒而秉主實成之者也今夫豪宗強族非天生而位置之也奮發在子孫而積累必自其宗祖即以四明諸楊論之鄞楊莫盛於明之西楊文懿兄弟鼎然負天下重望其後簪組蟬聯遂爲吾鄞四姓之冠而吾誦野叟贈詩則文懿大父不過一村塾師耳白髮窮年咿喔里巷庸詎知越世而遂有名臣大儒踵接而起耶然則素位而行守吾先以待吾後人而已微宗奚憾耶譜成介吾友小苑來請序小苑其族兄也譜事蓋與有功焉抑賁支事人古今同慨四明諸楊之焜燿於宋明兩朝者同此郡縣攀附非難而譜中不牽連一語

是其識不尤高出庸衆人倍蓰耶

象山黃公隩史氏支譜序 甲寅

鄞史氏當南宋稱强宗而旁支在象山者獨以隱德傳至今六百有餘年蓋八行先生六世孫鏗孫以咸淳閒遷象山縣南六十里關頭保生五子世其居第三子文叟君在元至元閒又益遷而南去關頭五里曰黃公隩居焉其地負山而面海其風俗質樸而敦厚其子孫耕而讀以世其家其士常無志於仕宦代有名諸生距所居而近有田洋湖史之人田其中縣之諺曰種田須學田洋史蓋其耕者善力穡又如此嗟乎貴戚之門爭趨

若鶩凡趦趄而卻顧者皆日夜謀僨附而不得其緣者也當史氏盛時三宰相五執政侍從卿監與中外列要津者未易悉數關頭而上五世與諸宰執皆期功昆弟旁近房從之親稍降心焉宜無不手援之者而吾考其家牒三世無官二世則末秩而已至於關頭乃遂遠去其宗衰之鄉孑身海島至於其子又益去而遠焉六百年來傳二十世聚族數十家猶令人想望其高風明州宋大郡也而象山則僻陋之小邑也宋地志狀其縣風俗曰士夫安於恬退庸庶勤於耕墾吾觀諸史氏尤信黃公澳舊無譜附於關頭往年踵爲之者詮次失序於

是文叟君十四世孫松亭錫周及松亭之子錦標刱爲支譜數君子者皆庠序之選也其爲譜簡而不略詳而不蔓有古法焉錦標嘗從余遊至是航海來鄞請余言弁卷端故爲追美其先德而勖其後人且以著斯譜之刱始云

烟嶼樓文集卷一　　男隆壽平甫校字